

真实记录·KTV 嗑药暗流

②

夜幕下,KTV“嗨包”隐秘中亢奋



晚上两点多,一个“公主”走出娱乐场所。晚报记者 马健 图

“我曾目睹至少四百人‘嗨’”

KTV 嗑药现象,公主最有发言权。

所谓“公主”,即在 KTV 内从事点歌、调酒等包房服务的女性服务员。每个独立包房常有一到两个公主为客人服务。每晚华灯初上,公主们往往最早换好制服,站位鞠躬,等待客人到来,然后负责开房、点单和倒茶。由于和客人近距离接触,客人所作所为几乎都落入她们的眼睛。

圆圆皱着眉头,记者提的问题令她几度陷入沉思。

圆圆今年 25 岁,已经做了三年 KTV 公主。“对此,曾经惊慌失措,极度不

理解。现在呢,有些麻木。这是慢慢转变的。唯一庆幸的是,我没染上半点恶习。”

KTV 包房服务员,并非黑暗、肮脏的工作。有些公主学历很高,不乏酒店管理专业出身的人员。但她们距离一些危险非常近,近得令人窒息。她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,直面这种危险,这就是“嗨包”。

所谓“嗨”(或许是“HIGH”),字典上没有解释,听完圆圆的叙述,记者理解了圈内流行的词汇,它既可做动词,也可做形容词,“嗨”可代表一种吸食新型毒品(主要指 K

粉)的动作,可代表一种吸食的陶醉狂热状态。“嗨包”就是 KTV 里进行玩药聚会的客人们使用的包间。和其他包间设置没有不同,KTV 工作人员为了区别服务,称其为“嗨包”。

圆圆自从三年前来郑州后,陆续换过三四个场子,严重的时候,每个场子至少每天都有两三个“嗨包”。而她,一般一个星期能轮到一次服务“嗨包”,有时候倒霉,连续两天都是“嗨包”。大致算了算,圆圆称,“包括麻古、K 粉、摇头丸,全算上,在包房服务中,我见过至少 400 个人‘嗨’过,你信不信。”

摇头的少,打 K 的多,“嗨包”耗时最长

圆圆说,想干好这行,什么样的房都得会进,包括最熬人的“嗨包”。

“老公主们都了解。客人(嗨包)一般要玩很久,最长能从晚上 10 点玩到凌晨 5 点;客人数量多,加

上陪‘嗨’的小姐,多的能有二三十人,挤在一间房里,乌烟瘴气;‘嗨包’很热,夏天不能开空调,否则玩的人‘嗨’不出来,加上人多,像桑拿房;‘嗨包’还很吵,音响开到

最大,放快速的有节奏感的音乐,心脏不好的人在这里是活受罪。”

“一部分嗨包只‘打 K’,一部分‘麻古’和‘K 粉’同时上。摇头丸现在玩的人少。”

KTV 提供吸管等玩药用具,“嗨客”自制麻古壶

圆圆说,这两年,KTV 流行一种用茶类饮料调制洋酒的方法。尤其是威士忌+红茶绿茶。调起来很简单,但一瓶酒一般需要十瓶左右茶类饮料。也不知道是谁先发明的,玩家正好就地取材,随时随地用空饮料瓶制作“麻古壶”。

“只需用香烟在瓶身和瓶盖上烫小孔,随后分别插进去两个吸管,再在瓶外的地方打个弯,然后在瓶内装半瓶水,就可以用了,快的话,三分钟就能做一个。有些客人玩完把东西带走,有的不带,一开始我很好

奇,拿起来研究过,其实很简单。”

“他们玩的时候,一般只做一个,然后就共用,你吸一口,我吸一口,感觉很不卫生,他们穿着讲究,却热衷间接接吻的玩药方式。”圆圆大笑。

“打 K 用的吸管和碟子是由公司为他们提供,那种比较长大的吸管,每个 KTV 都得为这些玩药的客人准备。”记者点头,“我见过。可是,公司知道提供这些是做什么的吗?”

“当然。”她说,前一段时间严打刚开始时,老板说

了不能再给客人拿吸管。但如果是客户经理订房的老客人,一般怕得罪客户,经理会悄悄准备着。或者和吧台说一声,吧台也会碍于经理面子拿这些。“如果他们不拿,你就让经理去说,一般都会给的。”

“对了,你知道谁最恨这些玩药的人吗?不是我们,是清洁工。打几道 K 粉,流的鼻涕比重感冒时还多。每次都得拿好多纸巾给他们。清场时清洁工老抱怨,神经病,每次都搞得这么脏。幸亏我们公司不让公主自己打扫卫生。”

客户经理半公开“卖东西”

还有件事更令人瞠目。

“有些是客人自己带来的‘东西’。有些是通过经理介绍送来的,经理那里也能拿到。你看到了就装着看不见,千万别多事。”圆圆提到最多的词是“视而不见”,这似乎成了公主的保身第一法则。

另一位细心的公主小文回忆了今年夏天,曾目睹一位 KTV 经理现场销售的过程。

当晚,在黑暗的包房内,小文开了房间后,给客人上酒,两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互相碰了杯酒,掏给订房的客户经理一把人民币,双方小声嘀咕了一下,经理离开。十几分钟后,他带来了几包东西:有 K 粉及麻古。

后来中年男人似乎嘟囔了一句,“兄弟不够意思。”那个经理解释说,“严打之后一直涨价,你也是知道的。麻古最多的每颗都涨了 20 块。”

小文说,有些客人有身份地位,不和小混混们一起聚,更不会和毒贩打交道,只在 KTV 内要求经理给货,一般一个月只玩一次。由于经理交际广阔,认识有货的老客人,一开始会打电话让直接送来。后来发现自己可以从中赚差价,所以,相当一部分经理顺带着卖过这种东西。

“有些别的 KTV 经理也会来我们这里串场子,那部分经理在他们的公司订的房都是‘嗨包’,一旦我们这里上‘嗨客’,他们都会过来,都是一个圈子的。我就认识一个,天天晚上乱窜。没干什么好事。”

公主和保安一起负责安全工作

为了保险,“嗨包”客人来时将由经理安排,通知保安、吧台,及进房公主“看紧点”,有情况及时通知。“我这里还没发生过特别情况,但有个同事就见过,一旦负责的房出事了,你也就别想干了。即使能干,也会受到内部人的怀疑。”

记者终于明白,包房服务人员除了提供吸管、玻璃盘外,还提供另外一项“安全措施”——把风。不用客人交代,经理会要求公主尽量站在包房门口。KTV 的几个主要通道内都会有保安出来帮忙,一旦有风吹草动,通过对讲机,信息很快传达到楼层保安处,楼层保安将马上告诉负责的公主。

“我们都是在房内服务一会儿,在门口站着盯梢一会儿。表现得不好,经理就会和你套近乎,你就不好干活。”

“我们都是麻木的人,我们要保持沉默”

圆圆说起最特别的一次经历。“有一次‘嗨包’,他们玩到夜里 11 点左右,有一个大哥来了,所有人都对他很尊敬,他进门时,其他人虽然昏昏沉沉的,但看见他马上争着上去和他打招呼。后来,我给他倒酒时,发现他有个黑色的手包……大哥很慷慨,小弟玩高兴了,随便从他的包里一次拿好几袋自己玩,他也没有介意。有个客人说,他这是好东西,一粒要一百块钱。那个大哥包里装满了这种‘东西’。”

圆圆的直觉告诉她,“我觉得这帮人,不止是玩药那么简单。我觉得吓人,曾想过,要是报警就好了。后来考虑了一下,没有做。我可能是胆怯吧,因为害怕他们报复。另外,也怕失去工作。但我起码想过。大部分公主和少爷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干什么,只顾做自己的服务。”

小文也提醒记者:“在这里工作,包括稍微远点的少爷、清洁工、保安,即使不变坏,也都成了麻木的人了。要学会视而不见,服务中一定要保持沉默,多余的话一句都不能问。否则是干不下去的。”

陪“嗨”除了玩药喝酒,就是跳舞

当记者提到公关进“嗨包”的问题时,圆圆和小文都在叹息。

“最可怜的就是她们,上了‘嗨台’的小姐,自己也要玩药,是真的陪着一起玩。她们以前很多不会的,也学会了。而且有些是要脱衣服的,脱衣服是一种游戏。你可千万别介意,因为她们都不介意,她们和客人一起玩药,搂搂抱抱。如果看不下去,你就不看,见多了就习惯了。”

“嗨客”大多数不唱歌,除了玩药喝酒,就是跳舞。“陪嗨”是这几年新流行的一种公关服务。从业者多为年轻女性。公主们打开话匣子后,显得很迫切,非常想告诉某些还不明白的人,她们见过多少复杂的世情,想给新入行的人提个醒。当记者主动暴露身份后,她们显得很惊讶。

“千万不要写出来我在哪儿干……不过,这也算新闻吗?”

请继续阅读 A11 >>>

独家
责任
67659999

E-mail: zwbsezt@126.com

针对“常常到 KTV 里玩”的问题,为了得到真实的答案,记者首先隐瞒身份,以要入行为由,几经周折认识了几位 KTV 工作人员,经过十几天陆续间隔的谈话,了解她们的工作状态。事先,所有的问题都经过精心设计。

她们描述出一个事实:相比其他娱乐场所,这几年,KTV 夜场的玩药已经变得半公开化。在一些 KTV 里,每天开几个“嗨”包,再平常不过。饮料瓶被玩家们当场改装为“麻古壶”;打 K 用的碟子及大吸管,俨然成了 KTV 为某些特殊客人提供的必备品。新型毒品,正在通过尘世中隐秘的夜场小包间,悄悄传播……

晚报记者